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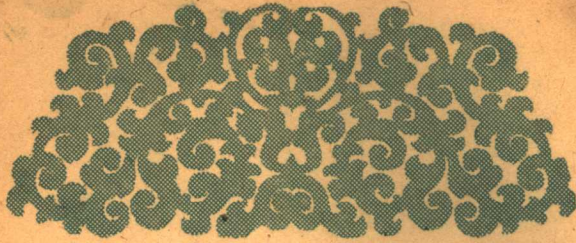
華山著

踏破遼河 千里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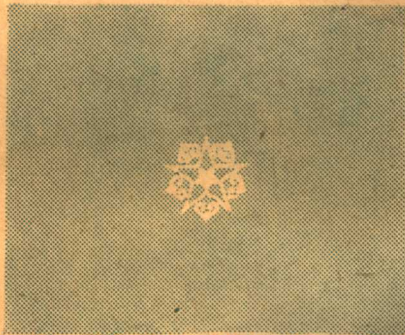
新華書店華東總發行

832
4420



雪里千河遼破踏

著 山 華



行發店分總東華居書新



踏破遼河千里雪

著者

華

山

出版者

新華書店
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本書係根據東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五月原印本重印

滬131

(滬1)1—6,000

1950年6月

目 錄

東行雜記·····	一
奔襲口前·····	二一
北線縱橫·····	二六
萬金台三勇士·····	三七
踏破遼河千里雪·····	四四
解放四平街·····	五一
腰斬北寧線·····	六四
可恥的總崩潰·····	七七
蔣介石三飛瀋陽·····	八〇
英雄的十月·····	八七

東行雜記

起 旱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蛟河——頭道溝門。
恨不得馬上趕上部隊，活動了三天還是搭不上船。船正搶運棉衣。

從哈爾濱出發時，接到前線催我趕部隊的電報，心想跟着棉衣一路上前方，反正耽誤不了行程：這次攻勢，看勁頭得一直打到冬天，棉衣未到以前部隊終歸不會出發的。沒料想却在蛟河兵站『拋錨了』。總部命令：停止松花江上其他一切軍運，保證隊伍行動前換上冬衣，而行動只是一週間的事情。從蛟河到樺甸，兵站線必經之道，公路在雨季被山洪沖毀了，最快的交通工具是汽船拖着的木船。幾十萬大軍擺在瀋長之間，從哈爾濱來的供應品都得由這裏轉運，這是一個新問題。已往：到江南殲滅敵人，回江北休整補充，還簡單。一個夏季攻勢，交通線一直插到四平

附近，幾十萬野戰軍練兵整訓的防地正是兩個月以前的大戰場。形勢發展了，供應線也複雜了：火車、汽船、汽車，又是一段新修復的前線火車，——在短短一個月之間，從長白山和松花江開闢出一條曲折的水陸交通幹線，穿過吉林特務頭子梁華盛的反動地主武裝出沒的地區，期待着坐上四梅線火車新近增設的客車，的確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旅行。偏偏航運任務緊急，幾次向兵站政委交涉，即使一隻船捎帶上一兩個隨軍記者，還是不被允許。看不上松花江夜渡的大場面，遺憾！決定沿着東岸繞山道走。少則五天，多則七八天，固然慢的急人，總比走不動強。正好巴彥縣的大車隊中午出發，決定和他們一路起早走。看看搶修泥濘的運輸線也不壞。

山中

九月二十八日。橫稻河子。

乾着急走不動，又下雨了。本想打打尖就走，眼看雨霧壓倒羣峯，只好住下。

頭一天半天走五十，第二天整天只趕了三十五，今天趕了二十五又走不動了。摩天嶺，老爺嶺，頭道溝門，橫稻河子，漂河川，南木條子，荒溝，樺樹林子……光是這些深山的地名就夠人回憶的。夏初橫掃拉吉線以後，我曾經隨大車走過這條山路，那時平川的「反築」剛剛剛過去，

山中怪石朽木之間還是一片泥濘，而夏雨又開始作怪了。砲車和轎重車日夜在爛泥塘裏掙扎，不是爬不上陡坡，就是掙不出窪地。十來家人家的疏落山村，突然來了這許多隊伍，僅僅是做飯的鍋也忙的二十四小時沒點空閒。燒柴倒是不缺，就是馬草難辦。雖然牲口可以放青，這裏人民還是爲戰爭獻出了所有的稻草和穀草。現在雨季將盡，沿江殺掠的蔣家匪幫也到不了江東了。滿山紅葉，斑駁叢雜，遠處明澈的松花江水時隱時現，大車隊一忽兒盤繞山巔，一忽兒蜿蜒深谷，幾處蒼松斜掛陡岩，更多的是彩色繽紛的樹海。據老百姓說，今年晚霜，山上各種草木，也現出自本來的秋色，這樣漂亮的山景已經幾年不見了。深山密林裏，老虎、『黑瞎子』（熊）以及長白山特有的山珍野味，也會比往年更多一些。原是獵戶出沒的荒涼山野，現在却成爲支援前線的戰略孔道了：一條艱難的運輸線，正在這裏日夜搶修着。

『紅葉哈塘』，『搖頭甸子』，我們每天總要從這種奇怪的窪地過幾次。看起來，一片草地倒也坦闊乾爽，走着走着草根就滲出水來，腳底下現出一條爛泥道，後來的簡直無處落腳，必須另闢新道。不巧岔到『搖頭甸子』，更麻煩了：泥沼上長滿一團團的草頭，多年的腐草在死水中爛成陷塘，我們踩着草頭過去，幾里地像是走着梅花樁，走一步，草根一搖頭，不小心就陷一腿泥。修路隊就從這些窪地上，用樹枝、石塊和土鋪出一條汽車路。江北來的担架隊和當地人民組

織的修路隊，晚上烤着篝火，就炭火熱着乾糧，日夜砍伐樹枝，挑石抬土，好容易鋪起一段新道，幾十輛大車一過，又陷成個稀巴爛的泥河了。於是又砍伐樹枝，鋪石墊土，——橫貫長白山麓的兵站運輸線，是長白山人民用長白山的樹木織成的。

我們中午住到漂河邊的一家草房裏，又認識了長白山中一位人民戰士的父親。五十多歲，結實，鬚髮烏黑，目光閃爍，一見我們就非常親熱：『我兩個兒子都是八路。』他湊到炕沿說。顯然不是誇耀，而是出於一種深蘊着的熱望，他談起二兒子許雲起壯烈犧牲的故事。他姓許，名叫希金，六個兒子，兩個大的都是種稻能手，『人很好，都說他好』，他冷靜地敘述着，愛子許雲起才滿二十歲，給當地的共產黨區委王書記當通訊員，去冬封江以後，王書記過江去開闢新收復區的羣衆工作，突然遭到梁華盛的反動地主武裝襲擊，王書記身負重傷，挺在草塘的雪窩子裏抵抗，最後凍僵死了，兩眼還直瞪着前方，匣子槍在手裏緊緊握着。而許雲起，被敵人綁在樹上，挨了七八刺刀，還是破口大罵。這事情震怒了沿江的人民，平分土地運動不久就蔓延江西了。大夥把雲起的屍首搬回來，他渾身凍成冰塊，死了，也是個鐵鑄的漢子。我猛記起昨晚住在山那面的四道溝門，女房東曾經講起這件事。她的丈夫姓王，是個木匠，去冬那個山莊解放了，大夥樂呵呵的，合計說：『翻了身，該給孩子們辦個學校。』王木匠是屯裏識字最多的，便被大夥舉做

教員。江西的二十家子不久也解放了，他們便辦秧歌隊，打起紅旗，由王木匠領着過江去，說是『歡迎新解放區』。正在演戲，國民黨特務匪幫突然四面圍上來，把王木匠抓住了，匪幫們剝掉他的衣服，刺透他的手脚，然後把他架走，不知去向了，只雪上留着光腳板的血印。一個剛剛報名參軍的小夥子對我說：

『王木匠對小孩沒那樣好的，大人想他，小孩也老念叨他。他家咱全屯給養着。我過罷節就上前線。』

這小夥子姓于，打的一手好槍，自幼喜歡打獵。很不愛聽『新解放區』這四個字。他說：『江北的日本鬼是叫大砲轟垮的，我們這裏的日本鬼是叫咱拿木棒打垮的。——我打十四歲起，就給山裏的抗日紅軍送信了。』他於是問我：『趙尙志，你聽說過嗎？就是抗日紅軍那老趙，共產黨就在這山林裏。鬼子山林隊一來，我就打屯後溜上南山，自個兒鑽進林子裏，給紅軍送信。老趙的隊伍，卡住路口，把日本鬼治的不輕，光大棒掄死的，後山就有四個。爲老百姓，咱紅軍受老鼻子罪啦！國民黨來咱能讓嗎！』

曾經給抗日聯軍送情報的小孩，現在長大起來，又拿槍打蔣介石了。趙尙志的血，王木匠的血，許雲起的血，——東北人民十幾年來的生死鬥爭，就是在窮山僻壤，也用血寫着仇恨的歷

史。而仇恨給人民的教育，總是這樣單純而明確的。小小的橫樑河子，三個月來參軍的青年就有四十幾個人。而烈士的父親談起他的愛子許雲起，深沉的聲音總是這麼冷靜：『我還有五個兒子，』他扳着指頭說，像是數着藥砲，『大的當砲兵，早過江了；四個小的長大了，都當兵去，給他們二哥報仇！』

人 流

十月四日。呼蘭店——盤石。

被公路上的汽車吼聲震醒了。未明出發，仍是起早。看着向西疾飛的燈光，又是興奮，又是急人。本來一晝夜汽船，兩個鐘頭汽車，滿可以從蛟河趕到盤石的。結果和深山裏的泥道苦鬥了八天，到了樺甸還得徒步。——這裏的輜重汽車，三下江南固然沒有見過，夏季攻勢也沒這場。可是棉衣還沒運完，彈藥的任務又擠上來了。上前線找部隊，旅途再沒比這次更急人的。『山中十日，天下大變』，到兵站才知道隊伍上月二十八日已出動，一號打響，一出手就在西豐、開原方向，殲敵五十三軍主力一一六師及一三〇師三九〇團全部，在法庫兩小時盡殲敵一一七師於城中。都是新的年輕縱隊大顯身手。我要去找的縱隊，也到伊通、雙陽、公主嶺轉了一

圈，敵聞風而逃，只零零碎碎搶了一個保安團。大勝利還在後面；對於這些在泥濘運輸線上苦鬥着的人流，更加欽敬不已。

我們坐的大車，車老闆老子頭是個樂天派，甩一手好鞭，好唱個小調，晚上不知到那裏喝了兩盅，第二天在泥濘裏滿不在乎的，也斜着縫縫眼，你急他不急。幾十輛大車誤在老爺嶺下，沒出來十里地已晌午了。大夥都下來看道，他却一動不動，搭拉着眼皮說：『該上不去還是上不了。』我走上嶺頭，轉過身，只見他的車斜在坡下，索性不動了。『發酒瘋啦！』後車上的年輕人說：『咱可不陪你在這裏過夜。』而前車掙到半坡，轅馬後蹄唵一下，連馬帶車又倒滑下去，眼看着撞到老子頭的車轅，這老頭猛甩一鞭，陡然站起，弄得大車忽閃一下，沒承想竟然閃開前車，就勢搶到頭裏。老子頭巴叉着兩腿，踩住車轅，就像騎在馬屁股上一樣，漫坡只聽見他一個人的吆喝聲和鞭梢聲。大夥正笑他出洋相，大車偏偏在半坡慢下來了。這是一段最溜滑的陡坡，馬蹄子突然使不上勁。老子頭圓睜兩眼，脖子掙的通紅，鞭梢聲和叱喝聲更緊了，打趣他的人也開始着急起來。而他掄着雙手，滿谷爆響着鋼槍一樣的回聲，掙的脖子梗子一直紅到胸口，鞭梢却只掠着馬鬃。而馬似乎也知人意，只管拂着披鬃，掄動滾蹄，渾身汗淋淋的，眼看着馬上使盡最後的力氣，嶺頭騰起一陣轟然的歡呼，老子頭也一屁股坐到車上，享受起勝利的榮譽來。

『真有一手，』我說，他却稱讚轅馬會使勁：『牲口和人一樣，心裏對勁了，力氣就使到好處上。』早先給地主趕車，這個坡我算是上不了。』他告訴我：這掛車原是地主的，現在車屬農會，三匹馬屬三家人。他說本來不該他攤戰爭勤務，一來是軍人家屬，二來老了。他却找農會主席理論：『屯裏趕車的能找出第二把手？』『好人好馬好車上前線』，正該我去！』此外他又補充了兩個理由：第一，他姪兒夏天打四平負傷，正在海龍休養，還不知家裏分了地，該去看看，也讓他歡喜歡喜；第二，這輩子沒出過門，翻了身還不該出去開開眼界？捎帶還可以給新解放區窮哥們講講翻身道理。

『我分了地了，』這句悄悄話我一路上不知聽到了多少次，使我感動的不只是話的本身，而且是語氣裏的喜悅和自信。就在這些大車上，有哈爾濱造的軍用餅乾，來自江北農家的菜乾，鏡泊湖特產的紅魚乾，……木箱上寫着『送給英勇善戰的人民功臣』，『向前線殺敵英雄致敬！』一隊扛着鏢頭的老百姓迎面而來，行列裏舉着的紅旗却寫着『參戰模範』，原來這些勝利而歸的民工，正給後來的補橋修路。這一帶兩個月前我走過一次，當時公路兩旁還有特務土匪出沒：『華盛隊』，『忠勇隊』，『趙雲隊』，『黃忠隊』，『陳誠隊』，這些都是梁華盛積極主張並為陳誠同意而組織起來的特務武裝工作隊，他們糾合反動地主武裝和土匪鄉隊，標榜四大『鬥爭

綱領」：「共產黨——剝皮；八路軍——活埋；積極分子——抽筋；老百姓——倒算。」我在一
個雨天乘汽車駛過呼蘭店，匪幫們便在上山向我們射擊。昨天中午打尖的屯子，一百來戶人家被
匪徒們燒毀一大半，現在全屯只剩下三口做飯的小鍋。就在那個屯子，我看見十幾個農民扛着火
砲和紅纓槍，正在把一個地主土匪解押區政府，另一隊農民武裝正在吹哨集合，因為山裏來了密
報：五個匪徒正在某村藏匿。——人民就是這樣對付梁華盛的武工隊的。而呼蘭店，這個曾經恐
怖一時的匪窩，現在小學校又唱起歌來了；村頭兵站停滿了奔向前方的大車和汽車；給傷員預備
的休養室也早已打掃乾淨了。江北江東的參戰隊，都把這裏叫做「前方」；而公路上，並着肩向
西滾流的樺甸担架隊和盤石担架隊，却用抗議的口吻說：「我們也是上前方去的！」——兩月不
見，前後方的概念在休整期間也如此不同了。下午四時，我們從盤石城裏馳向車站，嶄新的客車
已經停在月台旁邊。且不說那一邊生氣勃勃的叫賣聲和來去奔忙的汽車轟響，單是火車上「反攻
列車」四個大紅字就夠興奮人了。我們坐在軟墊的客座上，好幾次被月台上歡呼的人流吸引出
去。月台的水銀燈下正簇擁着一羣婦女兒童，他們晃着彩旗，高呼着口號。人叢中忽然走出一支
草綠色的隊伍，歡送的歌聲便在月台蕩漾開來，而在鄰車，開赴前線的參軍戰士，便給他們踏着
拍子，低聲和唱。就在這個時候，機關車把一系列滿載的車皮連結起來：裝着棉衣和彈藥的，攜

滿了大車、担架的，坐滿了江東江西的農民參戰隊的，裝着從興安嶺、蒙古草原、長白山、松花江送來的慰勞品的，……來自各個角落的力量，在『反攻』號列車上匯聚一起，按照着準確的時間開向秋季攻勢的前方去了。

奔襲口前

『一把抓住，按倒就打』，是這次吉林外圍作戰獲得全勝的主要原因。參加口前戰鬥的解放軍戰士評論將匪的所謂『重點防禦』時說：『陳誠比杜聿明「高明」的地方，就是逃的更快，偏偏咱們這些「長腿將軍」、「鐵腳英雄」不客氣，沒等敵人逃跑就圍上來了。』十月十七日晨，我軍以奇兵天降之勢，同時包圍了吉林外圍各個要點。而口前車站守敵還糊裏糊塗地派出兩個士兵，到鄰近的屯子催繳修工事用的土坯和採購早餐的蔬菜。這兩個士兵自然被俘了。而在口前街上，敵人還優游自得地吹着起牀號，在山坡練習號音，在操場上喊着『一二三四』。等到發現我軍從鐵路上川流而過的時候，敵人才趕緊吹哨子集合進入陣地，好些士兵沒來得及背上子彈袋，撈過枝空槍就跑上山頭，一股腦兒鑽進碉堡裏去了。

守敵是一八二師五十五團一營、師部直屬工兵營和輸送營共一千七百人。三個營長，無人統一指揮，只好打電話向吉林城裏的師部請示。可是電話已被切斷。甚至口前本身、各個山頭之間

也無法聯絡了。可以聽得到的，只有北吉林、烏拉街、九站和樺皮廠等方面同時傳來的砲聲。在我軍方面，記者隨着奔襲部隊，一口氣前進一百五十里，看不到一個掉隊的戰士。當隊伍走到口前跟前，聽到敵人倉皇報警的槍聲，得意的口頭禪也在行列裏傳開了：『一聽機槍聲，渾身又來勁！』頓時忘了十八小時的疲勞，爭先投入戰鬥，唯一未曾立過戰功的連隊也勇猛攻擊，表現其積極求戰的決心。連奪八座山頭的孫立俊排，正是這個連的『鞏固友愛模範排』。十八日中午，守敵被他們從北山制高點打下山來以後，還想奪路突圍。但是患着思鄉病的雲南士兵不願再打了，我們一個警衛排迎面只打了一梭機槍，成千的敵人立刻變成遍野的羊羣。記者跟一挺重機槍搶上南山制高點，吶喊『繳槍』的轟聲正從四面滾向口前街，記者趕緊抄小道插進街裏，敵少校營長楊福已經在他的門口和我軍指揮員談起被俘的感想來了。同時被俘的還有中校輸送營長張士勳、少校工兵營長劉思遠，以及他們手下的全部官兵。從突圍到全部被殲不及半小時。但是和北吉林、烏拉街、樺皮廠、九台等地比較起來，口前車站的攻克，在此次環掃吉林外圍的奔襲作戰中，畢竟是解決得最慢的一個據點。

戰士的苦惱

奔襲行動開始於十六日。而在這以前，部隊已經行軍兩天。

秋季攻勢全面展開已半個月，這個縱隊等於沒有打仗：打伊通，後續部隊還在半道就解決戰鬥了；打公主嶺，趕到那裏敵人已經跑光：——一觸即潰，望風而逃，陳誠一上台就拿定了『王八不出頭』的主意。全縱隊在兩天內席捲了中長線和吉、長、四平間幾百里地區，收復的城鎮倒是不少，撈到手的俘虜總共只有個把團。戰士們摸着腳板磨的水泡，簡直苦惱起來：

『真不夠本，打了這些水泡，才抓幾個俘虜。太不過癮了。』

敵人的士氣，擺在第一線的保安隊不用說，就連『天下第一軍』的主力新三十八師，入秋以來逃亡幾達全數四分之一。某部路過四平附近，一天內就撿了該師三十幾個逃兵。據他們說：該師每個連本來有一百三十人，現在只剩一百人左右。眼看冬天就到，敵人縮在孤立城市裏，缺吃少燒，出來搶又怕挨打。對付這樣的敵人，打個把子團的確不過癮。可是眼前敵人的主力都縮進三大據點裏了，長春、四平、吉林，守敵貴賤不離開鼻子跟前的據點。戰士們犯愁說：『不怕「吃」不了，就怕敵人跑；沒等咱們趕到，他一擺尾巴就溜掉了。陳誠一來，這不是光叫我們跑腿嗎？』

而全國解放軍的反攻大號召，又在雙十節頒佈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土地法大